

“蜀郡人物”文翁：兴学与治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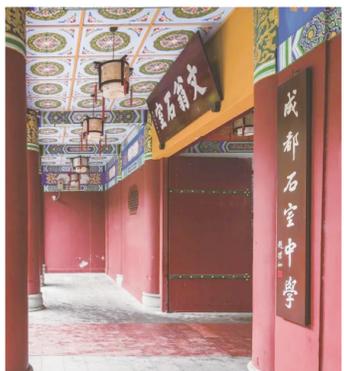
□ 易旭东



新津通江堰堤堰

2020年6月8日四川第二批历史名人出炉。文翁排名第一。文翁作为巴蜀文化的杰出代表，在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开创多个第一，成就影响至今。“李冰治水，文翁化蜀”。二者均为中国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技术型高官的典范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文翁还是中国古代著名水利专家。“前江堰”“有坝引水”……这些有灵魂的活体工程，是成都平原山水与人文成就的“天作之合”。文翁既是中国历史上的“第一位校长”，还是第一个扩大都江堰灌区的高官。



今天的成都石室中学(文翁石室)



成都石室中学文翁像
(本版图片由易旭东提供)

造江疏浚，治理前江

文翁(公元前187年—110年)，名党，字仲翁，西汉庐江郡舒县(今安徽省舒城县)人，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守，清正仁爱、举贤兴教、励精图治，深受蜀地民众拥戴，最终逝世于蜀中，“吏民为立祠堂，岁时祭祀不绝”，被《汉书》列为《循吏传》(“循吏”指政绩突出、政声斐扬于天下的清廉官员)第一人，闻名天下。

岷江与前江是天府文化的两道文化之门。成都平原能够诞生天府文化，与治水能力密切相关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录，由秦国任命的蜀郡太守李冰，为成都平原打造了一套水利系统“都江堰”。继承大禹的衣钵，肇灵“决玉垒山”。蚕丛首创“疏浚”，开天府之国“广都”；大禹、鳖灵均以“疏浚”为重，把岷江与沱江相连，增强两江的泄洪能力和速度；后李冰也以“疏浚”为主，画龙点睛，将“疏浚”与“灌溉”相结合，把“雨养农业”转化成“灌溉农业”，将水文化推向高峰。这无疑是“道法自然”实物样板和注解，蕴涵道家“天人合一”的精髓。

“人造堰渠”是都江堰的精髓。从李冰到文翁，基本上都走了一条“造江疏浚”之路。李冰修建都江堰后，留下管理堰工的机构前江道，负责工程管理、维护，兼理地方民情。建制与县同级，设水官“都水尉”“都水长”等，管理堰务，西汉升为前江道。都江堰能保持到今天，全靠灌区百姓的岁修，从古至今，都几乎是“义工”。每个堰口都有堰长，堰长一打锣，就召集家家户户扛着工具维修，一坚持就是2000多年。

文翁少年聪慧好学，饱读儒家经典，通晓《春秋》，以郡县吏察举。即中五年(公元前145年)，司马迁出生。文翁带着一家老小到了成都，“筑石室以居”，出任蜀郡太守，为四川最高行政长官。任期政绩卓著，深受蜀人爱戴，尊称为“文翁”。与诸葛亮、张咏、赵抃并称为四大治蜀名臣。

文翁极为重视都江堰的管理、维护。治理岷江、前江常年水患，实现治水理想。成都平原的北上方，岷江、前江上游之间，仍然还有一大片空白区，成都城区位于空白区下方的中心位置，尚未有效治理前，包括彭州、新都、什邡、广汉、青白江，旱涝不定。

文翁的目光投向岷江河谷。龙门山脉，岷江与沱江上源的分水岭。龙泉山脉为岷江与沱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，北部龙门山脉太子城海拔4814米，南部平原最低点乌鸭垭海拔489米。整个地势，宛如一把巨型浮雕靠椅，高出成都城区4300米以上。古蜀源流前江发源于彭州市龙门山脉海天子城峰西南，在巍峨的群山之间，九曲回环，穿山而出，远望如一条蓝色的纱巾，全长139公里。古称前水、蒙水、彭水等，上游称金河，碧澄清冽。前江是“三星堆文明”的“母亲河”，典型的山区河流，常致洪患。

向北溯前江而上，经彭州新兴镇，在通济镇三岔河口处，前江的干流白水河，向东北而上，前江的另一条支流为白鹿河(又称雁江)，两河交汇，史称“两江流域”。《华阳国志》说：“蜀鱼鳧于前山。”“前山”，起于新兴镇的阳平山。第三代蜀王鱼凫，融合并取代蚕丛、柏灌，带领古蜀人在这打渔、养蚕。

前江上源支流在中低山区行进，一路上河谷狭窄，岩坡陡峻，有些河段，水面宽度只有40至60米，加上河道中跌水和深潭，一个

接着一个，水流湍急，飞溅沫、涛声振耳。告别大山，前江从深山冲出“彭门阙”，挟带着龙门山的大量砂石，进入平原。河谷突然展宽，水流突然变缓，水中沙石沉积下来，造成砂砾石河床，河谷有些河段的宽度达到4公里。

龙门山脉常常出现山洪泛滥，推移质多，不仅导致前江、白鹿河下游经常出现河水泛滥，沿河居民粮食绝收，而且一旦壅塞，无法排泄，就会导致“蜀水不流、蜀地滞水”。巨大的“堰塞湖”，“悬浮”在成都平原的后脑顶。

文翁善听民声，常步行于成都的大街小巷，以察民情。一日，看到街头灾民突然增多，上前打听，才知道繁县(今新都区)、湔县(彭州古名)因前江断流出现旱涝，繁县良田裂缝寸余，而湔县一片汪洋。二县庄稼颗粒无收，百姓纷纷外出逃荒。

文翁承继李冰之举。他带领“都水尉”繁县县令，到实地考察灾情。驻足“天彭门”。只见见角岩垮塌，岩石压断前江河床，上游水流良田，下游久旱无收。“天彭门”位于前江出山处的“棚口”，又称关口。《华阳国志》有“天彭门”之称；《太平寰宇记》有“天彭关”之名。《元和郡县志》说：“彭州以岷山导江，江出山处，两山相对，古谓之天彭门，因取以名。”

牛心山、寿阳山两山夹持，隔江相对，状如门阙，气势雄伟。天彭门，又称天彭阙，不是门，是圣地。以北，崇山峻岭，以南，却一马平川。“云亡者悉过其中，鬼神精灵数见”，指古蜀人死后都要从天彭门经过，才能达到“昆仑”仙境，一如中原人认为，人死后魂归泰山。将灵魂与天门相连，是成都平原一大习俗。

文翁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。当务之急，须立即打通皂角岩，以排上游水患，解下游旱情。回到郡府，上书朝廷，争取治水资金。同时，开始在地方绅士中募集钱款，广收“财礼”，集治水资金。文夫人听说夫君广纳达官绅士之礼，倾家中多年积蓄，以助丈夫。“棚口”一富绅，闻听将大兴土木治理前江，想谋一肥缺，便带三千两白银“贿求”太守。文翁愤扬：“解囊以解民忧，可喜。”喜出望外，富绅确实获取一个美差，想借机贪污中饱私囊。谁知太守下令：专项资金。治水钱款有限，若官吏有贪贿之举，就地立斩不赦。富绅如听惊雷，不敢造次。

文翁近程徒步，远程骑马。足迹遍布前江、蒲阳河流域。夜深人静，城区少城，灯火一盏一盏相继熄灭，郡衙里一灯独明。冥思苦想，手中的毫笔，在公案的纸上，沙沙移动。夜夜秉烛，“前江堰”方案，报至朝廷。

疏导流水的“扇形水系”

文翁的“前江堰”设计沿袭了道家“道法自然”的思想，采用疏导、分流的方法，巧妙利用西北高、东南低的地理条件，无坝引水，使堤防、分水、泄洪、排沙，相互依存，共为体系。涉及到系统工程学、水力学、地形学等多方面的科学技术。不久朝廷拨来专项经费，令早日开工。

秋后开工。文翁坐镇“天彭门”，率领、指挥数千堰兵，数万民工，挖掘河道。堰兵纷纷卖力，民工不遗余力。“穿前江口”，开蒲阳河。不到两年，疏浚了山内的九条河流，顺畅汇入前江，在“天彭门”打通皂角岩，凿通前江口，开江口灌渠，渠首在前水出山关口，关口以下，模仿都江堰，分泄从乱山中咆哮而出的前江、白鹿河水，让水流像一把折扇似的分成多股，开通“前江九河”，水流不再向南，流向平原腹地，

流入成都城区，而是顺着平原的北部边缘，向东流去……

“岷山导江”，通过都江堰枢纽蒲柏闸分流，分内江水，引到彭州，与前江会合。因位于蒲阳镇之南，流至广汉三水关，有彭州的蒙阳河自北来汇，名蒲阳河。文翁所凿蒲阳河比较“另类”，与几条从前江堰流出的河流不同，没有与柏条河(检江)、李冰建堰时开凿的走马河(郫江)、蜀汉后主刘禅组织开凿江安河一样，呈现出由西北向南而下的流向，而是调头呈现出东偏北的流向，经过都江堰的蒲阳镇、驾虹镇以后，经过郫都唐昌镇，就东南拐向彭州、新都，沿着成都平原边缘，向川东北方向延伸。

“东别为沱”，去向也变为沱江。最后在金堂的云顶山下，汇入沱江。前江水流到下游各州县，在平坝建立了自流灌溉水系，涝灾旱情，得以控制。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文翁“穿前江口，灌溉繁田千七百顷”。《蜀中名胜记》说：“江水出羊脾山，北连甘松，至于灌口。”“汉文翁为守，穿前江水堰流以灌平陆，春耕之际，需之如金，号曰金灌口也。”灌口因春耕时需水如金，称“金灌口”。

文翁并不满足，还要把都江堰扩大到成都平原的北部，构筑水利网。又带领堰兵、百姓，在蒲阳河流程8.95公里的桃花滩处，依地势开凿一条河，连接蒲阳河与青白江，引岷江水入前江中游，汇岷江水入进青白江，最后入沱江。至此，接纳白鹿河水的蒲江，由北向南蜿蜒穿流，从丹景山镇的关口流出，进入平原，分为数流呈扇状，向东南辐射，把前江之水分流到下游各州县；蒲阳河从前江堰东门外分水东北流，流经蒲阳镇，进入彭州界，两河于青白江汇合，增加青白江的灌溉用水，既减轻岷江洪水对平原西南部的威胁，又增加沱江的水量，平原腹地的农田在枯水期也能得到灌溉。形成了丰富、完善的疏导流水的“扇形水系”。

青白江也成为同时流淌岷江、沱江两江水的双生河。把岷江、沱江的水送往平原东北部，在金堂的交界处汇合石亭江、绵远河后，称为北河，穿过龙泉山进入沱江流域。沱江流淌着岷江的水源，被称为“混血儿”，成为四川省内唯一的“非封闭型”流域，利在千秋。近代，“前江堰”仍在发挥作用，出山口以下分为7支，有小堰100多个左右，灌溉今彭州、新都、广汉、什邡等良田20万亩。

天府文化的人文符号

再接再厉，文翁在建“石室精舍”的当年又把都江堰扩大，“蒲江大堰灌郡下”。《水经注校》记载“籍江为大堰，开六水门，用灌郡下北山”。籍江为东堰，即又在成都平原最低处，今新津县城东南修筑山下(邓双镇)下的南河和西河的汇流处，修筑一道拦截蒲江水的大坝，开“六水门”，将岷江水引至成都平原南部，灌溉农田。“仿都江堰例，以竹篾垒石为堤”，建通济堰(也称六水门、蒲江大堰、远济堰等)，堤防采用“顺篾”堆砌，拦河坝采用梯形断面的“品篾”安砌；渠首建六个上下开关的大水门，可根据需要放水灌溉农田。堰竹笼堆筑，一般夏秋冲毁，冬季岁修再建。与成都平原普遍使用的无坝引水工程相比较为特殊，“有坝引水”，泽被着成都以南和眉(山)嘉(乐山)平原。

文翁的这些水利工程是天府文化的人文历史符号。是成都平原又一山水与人成就的“天作之合”。千里沃野初具规模，万顷良田自兹肇始。前江因文翁治水，成为彭州的母亲河。彭州人感谢文翁功德，修建了“文翁祠”“文翁

塔”。文翁祠在“前江堰”旧址，至今廊柱犹存，颂赞的联刻于柱上，清晰可见。其中有“东流不尽时水，西望长陪秦守祠”。将文翁治前江与李冰建都江堰相提并论，功若等同。后因思慕文翁之意，把仙居乡改成思文乡，场名改为思文场，现思文社区。成都人为文翁立祠纪念，以文翁为“蜀郡人物”为荣，“岁时祭祀不绝”。

再造一个“文化都江堰”

文翁目光远大，又开始再造一个“文化都江堰”，相互补充。兴修水利以发展经济，兴办学校以培养人才。设置官学，创建官学。即后三年(前141年)，选址今天府广场东御街口附近，以石头修筑校舍，建“石室精舍”“玉堂”，设立了最早的地方官学，自任“教席”。它是中国第一所地方政府的官办学校。学校面向平民，招收各县青年为“学官弟子”。“为除吏籍”，入学者免除徭役，学习律令与各种学科知识。出台中国地方官学中最早的优惠政策，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，成绩优良者，补缺郡县官吏。同时，选派了一批“开敏有才”的官员到京城学习，文翁“减省少府用度”，选派人到京学习的经费，是节约郡守的办公费用。购买四川名特产，织绸、煮盐、漆器等送给博士们。既可作缴纳学费，又尊重师教，“行束脩之礼”。

一批又一批的受业博士回到成都后，都被文翁择优重用，或授予官职，或回“石室”任教，命他们传播先进的管理理念、文化知识。文翁每次出巡所辖区，都选品学兼优的学员同行。班固《汉书》记载，民间“见而荣之，数年，争欲为学官弟子，富人至出钱以求之，由是大化。”官民看到读书是荣耀之事，抢着成为学官弟子，有钱人甚至花钱以求能成为学官弟子。

200年后，班固评论说：“至今巴蜀好文雅，文翁之化也。”“好文雅”，奠定了成都平原的人文精气神。司马相如、扬雄等文化巨星，与文翁兴学营造的社会风气，联系紧密。汉景帝嘉奖文翁兴学，“令天下郡国立学”。汉武帝复制文翁的做法，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立大学，“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”，下诏“乃令天下郡国立学官”，开启中国古代中央官学的历史。

李冰治水，总结出科学原理：“深淘滩，低作堰。”文翁兴学，总结出教育原理：“师资高，学风严。”“官学始祖”文翁是中国历史上的“第一位校长”。他除了西汉版的都江堰外，又给我们留下一个“硬件”：“石室精舍”。从“石室精舍”开始，成都办学历史从未中断，地址未曾改变。两汉为蜀郡郡学，三国为蜀国大学，两晋南北朝至唐为益州州学，五代十国为孟蜀大学，北宋为成都府学。

文翁官学是中国科举制度的起点。汉武帝吸取文翁在成都兴学，依据考试成绩择优授予官职的做法，实行察举制，让学业与仕途直接相关，打通了“学”通往“官”之间的路径，儒家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理想得以实现。“察举制”是科举和文官制度的摇篮。

文翁兴学打开了成都人的视野。“蜀学”见于史籍，是常璩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：“(文)翁乃立学，选吏子弟就学，遣博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经，还以教授。学徒鳞萃，蜀学比于齐鲁。巴、汉亦以立文学。”

《三国志》是蜀人治史的代表作。巨星辈出，成就了“蜀学”一脉。李冰、文翁为“蜀学”奠定基础，为天府文化注入基因。“精神”与“物质”同时并举，不仅修出一个西汉版的“缩水”都江堰，又再造了一个“文化都江堰”。



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四川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微博。

本报声明

本版所登稿件若需转载或编辑出版，应经本报许可同意，并按有关规定向作者支付稿费。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